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三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七十四

贈序

題卷贈楊功部北上何遷

余始未至留銓已聞華亭楊子朋石為敦行之學燁然著于時矣比至與之居者一年未有請也乃楊子顧時時為余盡余亦時時以其意先之一日楊子愔然起曰吁何子尚未可以言乎且聖人之學固余之所未也予

乃笑而請曰且子有意于聖人之學也將以進于其道也而可以其敦行取乎哉聖人之學其修也以性故其為體也主于虛後世之學其修也以行故其為意也存乎見存乎見則其神外察矣神外察則其行必修然燁然而著者性之所以鑿也其流也至于矜名主于虛則其神內蘊矣神內蘊則其性必修然闇然而章者行之所以成也其極也可以致道且子何學矣而辨諸此庶幾其有變乎于是楊子憬然而思凝然而觀居三月充充然若有所悟而入也乃考之乎六經證之乎諸儒研

之乎二氏放之乎飛動流峙殺歌應感之間凡昔之所禁焉而不顧者一切舉而旁通之乎其心于是喟然而嘆曰嗟乎聖人之學其在斯乎其在斯乎雖然予且別矣性不可若是其幾也久矣而予顧復以其初變而悟者游其間而獨求之如之何其可進于道也余乃復笑而請曰昔者孔氏之門其以樂群而居業者皆是也而庶幾之許惟顏氏之子以之斯其所悟于性也果由人者耶抑由己者耶是故學焉而悟則其默而成之以性而不以行故雖與衆違習而德不孤學焉而不得悟則其多學

而識之也以行而不以性故雖與衆同方而道益遠夫子蓋命之矣曰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然則學之欲進于其道也夫固無病于獨求也欤于是楊子輟然一笑而去嘉靖庚戌十月十日書于正己堂宴養深處

題卷贈楊椒山北上 何遷

戊申之夏予以罪謫徙官至南都而容城椒山楊子先以司封在省中予時未有請也居數月楊子過時時語及問學予窺其中蓋津津乎動矣乃偕諸寮德化九崖余子慈谿龍山張子同安方洲洪子華亭朋石楊子漢

州任齋塗子即省中結五日之會其時已酉冬也踰明年庚戌金陵白野殷子以代龍山子至而一時問學之意愈益相發不可已無何楊子以奏績行予送之嘆曰嗟乎楊子茲行迥矣毋寧忘所習哉夫學之繫乎習也久矣友也者習之之地也鄉也童而習之從其質也今也學而習之化其質也皆于有友取焉習之可否烏得以無辨乎鄉之為習也以節槩名義相砥礪以勲庸藝文相期待自童時已然或剛或柔質有偏重而習皆從之反諸所性剛柔而得其中則不逮焉斯習也毋亦聖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三 三
人之所不屑乎何也習以質未嘗習以學也學也者修
于其性將以化其質而趨于中之務也學必有見見不
以默是神識也非性之明覺也學必有造造不以深是
襲取也非性之直養也學必有措措不以時是力魄也
非性之動以天也性者上天之載無教無臭見而無見
是為真知造而無造是為寔詣措而無措是為當幾故
習以學者不離乎節槩名義勲庸藝文之間而不得夫
節槩名義勲庸藝文之迹此于其質不已化而趨于中
乎中者所性自然之體聖人之所以知天也而今也之

習寔繇之乃其所以習則于友有不能一日舍者頃歲
省中五日之會是已楊子于此舍所習而事事既已有
得回視鄉也之習其能無辨乎哉雖然楊子別矣由是
反乎其鄉游于上京其友益衆其所習益廣將倡人以
今所習而與之習乎抑因其鄉所習而習焉而忘其所
自習乎吾固知楊子必能究辨之其于道也思過半矣
楊子曰知天之旨予固將事事焉庶以毋忘所習踰年
復茲會焉必有以覆吾子

贈十峯丈人文 王格

王子罷梁大夫歸楚與十峯丈人遇于京源之澁王子
曰叟來竊聞叟有至樂僻在山阿連峰十座猷伎一室
信有之乎丈人曰唯唯丘壑之夫聊以自娛未敢為達
者道也王子曰嘻是何言也吾聞至人不累大隱必深
走既出金門謝青紫方將娛志于泉石僂身于林藪高
揖時人與叟為朋徒而何叟相拒之深也丈人曰惡敢
然辱大夫不鄙降礼蒟菟請與大夫一遊可乎于是命
崑崙秣款段載偏提乘明曉丈人當前王子從後遵邑
而南踰嶺涉澗嶮峻閭漠愈進愈竒久之遂達于丈人

之峯丈人乃手長房之杖足謝客之屐携王子而登焉
登竟日陟其巔于是北臨聖嶺有仲尼之轍跡焉南眺
龍山有陸生之舊址焉東望天門則漢帝出師之途經
焉西臨釣臺則嚴子避世之軌存焉而所謂十峯者纍
纍然若連珠奠于其中則有竒葩異卉修篁叢木可蔬
而樵也有珍禽怪獸殊形巧轉可觀而聽也有危石巖
巖清泉泠泠可坐而飲也有雲霞蕩漾風月清嘉可撫
而玩也王子心動目驚終日極樂與丈人和杖而歌歌
招隱之詞數闋丈人曰子疲矣請下息鄙人之廬王子

許之遂造其室室倚峯而結草堂數畝精潔出塵乃見
孫子迎門衿佩鏘楚架有姬孔之籍口誼老易之談皆
濟濟翼翼雍雍穆穆環丈人而侍已乃啗我以山田之
粢飫我以山市之尊從我以山客宿我以山房蓋方外
之樂丈人有之于數十年者王子一旦而共之矣事已
乃詞謂曰聞大夫有文辭頗稱于人今抽子秘思騁子
妍詞為鄙人一言永寶山家如何王子輒然曰昔孔子
受誚于微生仲由不礼于荷篠今叟以輕世肆志之行
有淵潛山棲之樂而願取重于我倦遊者賢于古人遠

矣遂命筆叙其由

贈汪子擢守永州郡序 陸銓

都水在工曹事獨煩而掣肘不可行中官奉尺紙下公
庭大司空捧而課輸于民惟謹日運月納罔敢後亦罔
敢會計其餘汪子自南戶曹調官來事事乃嘆曰明天
子在上宿弊尚不可一洗而清乎遂隨事具疏出納惟
稽濫侈惟節贏餘惟會估辦值閱數月內無妄索官無
虛費商無冒貸吏無橫需大司空曰才為朝廷節省浮
費歲以萬計如斯乎乃嘉靖庚寅八月汪子出補永州

郡大司空若失其左右手而汪子亦若有不釋然者其友陸子聞而嘆曰嘻志期于終事期于成汪子于是乎不可及矣夫王良御千里之驥將犯羊腸之險豈惟衆人拭目視之其範馳驅清節奏固欲一逞其技于拭目之際而乃易以他馬使之中道解轡王良將不扼腕嘆息哉雖然尚不免拘于成事而不達觀于天下也汪子以今日之弊獨在工曹為多乎舍工曹之外其救之當如拯焚而不可少緩者又無甚于工曹乎昔人好憫人之窮而賑之出門見粗衣糲食者即出所有以恤之行至

途中見無衣無食者又罄所有以恤之行至國門之外見菜色將仆枵腹餘息者思所以振之而且無其具矣工曹之弊得無猶在粗衣糲食之間乎天下之事去京師愈遠則其弊愈滋永州介在蠻荒之中供億之費竭于禦侮畫一之法廢于狗蠻俗以慄悍啟爭民以訾窳失業刑以羈縻改律賦以逋逃減額湖廣郡稱難治者必于永州屈指焉夫見粗衣糲食者即欲罄其所有孰若活菜色之孳生枵腹之尸其為功多乎或以之告汪子汪子曰達哉急于趨事而忘情于既往者斯言也乃

授軸于陸子俾之書所言以往

匠喻贈陳尹馬駙

東郭氏之富人將治其居使其人求匠之良焉奴不知而傭乎庸其庸也又藏其陰而任其良入東郭氏之門則黔之楓楚之豫章徂徠之松吳之楮越之椐閩之柟東海之椿太行之檟南山之梓蜀之杉鵲華之桐皆委而輸之庭充道而塞路疊足而後進于是委之庸焉庸侈然受之入其上直約日而將舉東郭氏偶過求其材而視焉其中之極為北郊之老樗左之承極者為側

之楮受拱而入題者為下里氏之朴危其後而從其前左有穴焉空其有之完以符偃偃縮勒淺翼而俯衡壞其材已過半東郭氏大駭筮其奴而逐其庸始逢于周詢焉有告以秀之南有工治其主人之屋良平其直而不遇茲竣事而將代也東郭氏使人急求工工果來視其貌溫然聽其言不驚動人入其室徐授群工某為某某以某易去其危作其崇登其良盡反庸之度而一新之東郭氏復過焉其中深而衡廣也其榮外翼而欄之牙整也其極與受皆天下之良而棟題椳栴構樞侏

儒椳闌居楔亦非其材弗用也于是東郭氏大喜過望以為得工之晚他日屋成復進上直于工不受而取其中曰吾往年治秀未嘗貪上直吾以知于主人為榮然吾聞君子引常以成務小人集虛而售名吾豈以若而易此耶居無何天子開明堂以受天下詔求良工將作匠氏以工之名應工遂入于王之宮江都人告陳令之善于越西生越西生方與客談匠事咲曰其類是也哉事不同而理同作匠喻以歸之

叙循守贈致齋黃公

陳昌積

自古守官之士施教導民效驗純粹曷嘗不依于儒術者究道德之際而為振民宰世之源也牒記以往靡得而著已漢諸薦紳先生文翁化蜀厥有春秋平當行河厥有禹貢贛君典郡本之文雅彭宣司牧獲諸讐易君公射策甘棠沛郡翁卿明經子惠南陽至如孔安國龔少卿之屬此皆學士所謂淑人長者也藉於有民社之寄發其素業凜凜為便宜以為治雖所施殊科然皆行有其根本焉此如瓊茅而莖能紹鬼神非苟矜見所長其產殊且厚也鄙諺曰有道之門儀表具存苛吏之庭

煩若傷恩誠使朱邑鄭弘與定襄義縱河內溫舒程較
鷲敢靡密之治不同堂而唯諾矣要以守道遵軌起元
滋脉俾吏治日烝烝不致于奸其官則又在此不在彼
吉故斗牛之域而好行礼義之郡也始未嘗不敦固秀
文今稍凌遲健黠也先後良二千石俱班見于郡史余
甚式之以余所聞明興有金華朱子絳人藺子寧波陳
子江浦張子句章黃子此五人者斯稱其表率矣所以
然者各以儒術潤飾吏事而仁義表見于當世也自今
覩記之朱省朴擊耨士經術藺罷銀冶政必白母陳絕

請寄久益利愛張弛肩鑄廉足儀範黃躬教化稚子不
訾窳退名捐蠕送之儔幾弗貞之婦迹其所為豈不庶
幾儒術哉至其播諸歌詠形諸碑銘咸為其有所勸導
諷采之旨可以助流政教也言不虛立政不虛布故曰
登高造感民之詞才智斟酌可與興事而為大夫而况
于傳先王語非仁義不發憤者乎覃盈非常之利固其
所也近世錙銖之士不窺經術不辨甄盎徒以陰猾腹
鷲刻深次骨推減儉市交疆外自計可譁衆賈上攝
隆貴于唇齒然竟錄錄為天下笑此與耳食足持何異

明文海 卷之三十三
余悲此類自弃其身以故論次諸循長吏俾守官者知
儒術之有大受也

贈高白洲陟貴陽節推序 候一元

夫講學行礼莫良于師儒明刑弼教莫要于司理二者
一先之一後之礼固以刑輔也而刑亦以礼省矣白洲
高先生者江右之名人而節母之子也盖太夫人節甚
高事具冰節流芳錄中先生寔肖其德亦忠信剛毅既
掇巍科仕邑宰直道不容來教吾甌余親見其端方之
履而敬之其教諸生必踐繩墨畧于彌文而嚴于科指

苟扞其教即宿學不賞也諸生亦以是服之余觀宋儒
關中之學獨先礼與濂洛異卒之規矩立而成就多先
生殆其人乎夫鄉飲酒者校庠之嘉礼也始高皇帝出
天下于干戈而滌之以礼莫是為大萬曆己卯之冬郡
伯欲行是礼也而難其人乃以属余余不德固讓弗獲
則亦以先生之持之也先生其獨何取于余哉行礼之
日先生寔為司正聞其誨言焉意洒然為之变色易容
以可終身佩而服也無何報至以先生為貴陽之節推
貴陽省會也節推理官也始而降典折民既而制刑教

德三后之功先生有為亦偉矣哉于是先生之寅暨諸生詣余請言以贈嗟乎余則何言哉請即先生所以誨余者為贈其可乎或曰今之鄉飲酒禮其亦周公之舊欤曰余見聖祖之儀註釋例矣固周公之舊也蓋天下之達尊三而是禮則惟二為德與齒是也主必東方何也曰固主之位也主東則賓西而又特尊之為故使南面也其稍西者蓋避君師之正位也若僕者則公卿大夫之致事而來觀禮者也故亦尊之于北而稍東為其意猶之賓也蓋非德則固不至公卿大夫而非齒則固

不致其事二者既具矣非以爵也然則主之東也固非屈也賓候之北也與介之西也固非偶也若夫仁氣義氣兼舉二方而以介輔賓以僕輔主則漢人之文之焉耳而後宋儒嚴陵方氏者始從而寔之豈知偶固童子之坐而主下輔上今之候固非古之候乎斯禮也蓋自昔相沿以至于元而後我太祖始起而滌之可不謂大聖人之所為直接周公而與之比隆哉夫禮有本有文有會通凡禮之所有者皆文也而貴德尚齒其本也今庶人之老若管幼安王彥方者不可多得而公卿大夫

之來觀禮者亦鮮然則以僕為賓而缺其餘也姑以脩
賓主之儀存齒德之意豈不亦會通之宜而聖祖之心
哉愧余非其人爾乃若先生揚解所稱為臣盡忠為子
盡孝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之教言者則終身由之有不
能盡也先生今往觀于貴陽之禮其有能式遵聖祖儀
註之舊以達于周公之儀禮乎哉雖其地非中土倘亦
如春秋之郊子固仲尼之所深歎而學焉者也夫人情
相與習于禮則必遠于刑耳目濡染于俎豆辭讓之儀
則自脫離于囂訟鉗鈇之苦猶之去荆棘而康莊也先
生往哉司理之職其可坐嘯而舉之也已由茲清階而
上三后之任可幾也余方拭目而觀之

贈別敬所王子序

候一元

夫引道先路致燬而替惡期不獨濟者非友之力哉以
舜文之聖也猶有四隣四友之臣而况學士乎故居則
觀摩出則贈處所繇來遠矣至如相慕之篤千里命駕
鷄黍之信經歲不渝抑又其次也嗟乎蓋友之不為友
久矣余少則嘗慕學讀濂洛之書好之求友不得廼心
獨自喜久則益衰既而攻古文好莊周馬遷間遇諸學

士好者往往而有語相樂也余才不能入而亦自以遊其藩比壯為吏師法令即與諸法家習法講治縱觀當世名流鉅公循吏節士蜚聲騰寔意躍然慕之退自程其力不逮遠甚又未嘗不悵然恨也然余有以自多者得遊其賢豪為教焉年既逾盛氣血頓減向之嗜好亦益衰顧少所慕廼始眷眷焉庶幾遇其人蓋晚而得敬所王子王子故台州貧士也余同年秦大史先生識異之女以女已而王子果以文名當世及王子為吏則又明敏廉節有氣所居稱佳吏董士士翕然歸之每以暇

日繙經述史推以教人而王子是時循循深于道術矣王子轉廣東參議余幸官聯其後比舍出入讀其文司馬子長不遇也言議政事練達慷慨賈生陸贄之流凡今昔賢俊所為名家者王子盡有之然余獨有所闕于王子其文行確然自內出與世子綺靡袷禩為的者殊趣斯其所謂躬行君子者耶已問道王子則王子果知道者也王子之言曰今學者誦法孔氏非求仁謂耶顧已所病若疣癰然懷痛不能去廼外求藥多聞多識獨如余何哉因出兩編書示余商榷朱陸之明致一湖流

而源則王子之學較然明矣余愚無以復難間嘗請王子曰所謂多聞多識者果外耶耳固不駐教目固不駐色故傳曰合内外之道又曰萬為一一者萬之分也多聞多識庸詎多乎哉如王子之于墳籍無所不討身所更踐靡不練習則王子且自艾以昏外馳非性與道顧今王子所以能絕流踰險自濟于道者亦墳籍更踐梯航之力也故君子必有友有尚友以劬其德上士一之中士十之下士百之自有生民以來未之有改也乃若耳目為漏見聞為病斯則異學所守也竅士藉之以恣

其猖狂曰由吾規矩以出方員嗟乎規矩既已磨矣精神為聖成心為師先王之經綸法行不幾廢乎哉夫道五百歲而一禪或聞之或見之則禮樂是也禮之別三百極之三千可謂多矣然孔子之周蓋每事而問之以知禮稱而其言曰非禮不立博而約之顏氏子鑄焉儒者至今世守之其所以懸于宗祝有司者詎有異故哉老子析仁義于禮則見以為薄而譏之而老子固嘗知禮者也故余以老子非薄禮也所見于禮者薄佛氏之病聞見也亦所見于聞見者病故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

推此則王子之文章氣節何遽不為道術而道術何遽非氣節文章哉余持此反覆于王子者數矣王子時濡沫余庶幾哉江湖居無何而王子業入賀行矣王子絕特天穎自出無假外助余尪然病夫以王子為藥石獨何能一日而出王子也王子其何以處我哉然吾聞王子之行方手抄孔氏書載經史兼兩間孳孳從同志請所以為行者王子之于聞識固不舍也而王子言若彼者推文而忠以云救歎嗟乎是王子之處我也其良深哉書以為別

贈別王道思序 顧璘

夫天將興一代之文必生天資絕出之賢力學好古以成其業考之前代可見已今余觀于海內若王子道思其人也道思弱冠舉進士為郎讀書過目成誦文詞爛然嘗主廣東試事刻文甚奇余以故志其名今年來為南京禮部主客郎中會余余稱其試文乃感然曰公罔某邪某初學文好擬古最先六經語已而學左氏又之遷固試文則是物也殆揚雄所謂雕蟲技乎近乃愛昌黎為文曰見其難及不知昔者何視之易也璘驚曰有

明文海 卷之三十三 三
是哉今英賢並易昌黎文而淺晦菴于道子睿質強氣
乃遜志如此乎舟會則又曰古之聖人必有學後世或
失其傳故秦漢而後雖純德篤行之士盛矣終不可以
稱聖豈所謂得其門者或寡乎余因歛衽向之曰子真
絕出人也今天下有大患二異端惡德不存焉學道務
虛學文務竒其究至于蕩人心傷國體非細事也夫聖
人之道自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初無二物在安勉
之間耳今學者遺躬行而索虛無益不知聖人之靜為
無欲而以為無事也顧又曰非佛老之元寂非罔乎至

於文則明道達意止矣淺深大小唯其所造六經異體
非群聖人之殊致邪擬之雖肖繪工耳故君子醜之道
思曰今之賢者其言皆異于是某請識之又數月道思
乃拜山東督學之命二者則其所從政也諸公賦詩贈
之余遂書前說為引是非之衷願吾子終裁之修大業
以承天意其在此行矣

贈楊子任序 顧璘

楊子子任將監蕪湖之稅病其襍也憤而作曰吾聞襲
芳者唾鮑肆持潔者遠汙泥財利之柄高士所惡政閔

聚歛仁人感額吾何事于此乎吾寧納檄于省乞骸于
朝潜伏以從吾好安能抑志苦身以蒙世俗之疑議乎
東橋子聞之咲曰異乎吾所聞莫非政也子取其清孰
處其襍擇便而順私此巧宦之所希也而謂吾子為之
乎君子務強夫已之所不可易而不患夫事之所不可
為故德成于獨立功絕於群疑夫然後謂之貞固良玉
磨而不磷其質堅也水華泥而不滓其性潔也伊尹放
君人益頌其忠柳下惠昏夜懷女人益信其介非以已
勝者乎子之執是政也公私別則官政清矣義利嚴則

中德固矣毀譽置則浮言沮矣若夫操籌而校權金而
貢乃斯職之所有事也抑何與于我乎子節高而器遠
人方以公輔見期幸毋淺焉自視而令有道者闕子也
明日子任遂束書裹糧告行而去

贈歸少叅赴滇南序 茅坤

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宦遊中朝者往往繇通籍迄衰
白不欲一日離去輦轂其當次補藩臬郡縣又多擇便
地以自結納稍稍移置邊徼非其左遷即孤矯之士無
厚援者爾間獨按古傳記彼所謂竒節自喜之士或自

請使絕國其飄忽魁岸之氣若非世之間里兒女之情
所得而羈且濡忍之者何其壯也予數以是陰求天下
之士而頃聞長洲歸公來方其由給練言事出僉予浙
予頗疑其孤且矯矣越三年又叅滇南以行滇僻處象
郡百越之最南界去京師萬里士大夫所不樂遊者也
公引車之日無離色予祖觴錢塘道上且謂之曰聞漢
武皇帝嘗于長安上林中令水衡都尉穿池象昆明以
習戰彼其意氣若此此所以鞭撻四彛也公今入滇當
過其下攬其山川道路之勝間觀伏波將軍所奮立戰

功處得無有翹然自喜之心乎噫嘻公倘圖其山川道
路之勝以歸今世之仕宦故不出長安者見而指畫之
予又知其當爽然自失泚然汗發霑衣也已

賀陶中丞平連寇序 王漸遠

青蘿王子曰難測者天下之兵也原野次之險絕為甚
難料者天下之謀也人為次之無容力為甚是故言天
下之險絕者莫過于山矣言天下無容力者莫過于海
矣廣之寇東通漳汀北連雩贛西迄郴桂抵于湖南往
來出沒莫測其境是故二廣者山寇之藪也溟渤巨浸

渺無津極環接諸島風翔潮游舟楫匪力是故二廣者
海寇之滙也我朝設官定制三邊二廣稱重鎮焉浙之
司馬中丞陶公承命撫臨適當叢斤之會惟公文武丕
憲孚于遐邇玄机秘畧裕于秉素故能降海寇于虎門
摧西山于高電茲復奏績連陽奠之所加靡或有遺不
數年之間定茲三寇稽諸馬援之銅柱狄青之崑崙蔑
以過焉雖天威所臨中丞之勲為不誣矣先是公未鎮
撫之先有白氣如足練見于西方占曰氛氣也其下當
有兵惟有德所以消之夫西酉也酉為自刑其德為丙

丙者巳之次南之位也迄于中丞竟以南海之兵平之
蓋歷數歲其言始驗英德何尹世綸造予求賀言予不
能文然嘗學刑德之說于軒轅之遺矣其言究而奧學
險易之謀于孫吳之流矣其言核而畧學天人之占于
星官之書矣其言散而逸弘肆而弗近吾是以迂之今
觀中丞之用若是益見古之說者不謬吾前之所學者
有徵焉夫然後不惑而私竊慰幸是故吾于中丞其能
已於言

賀胡梅林序

薛應旂

人嘗有言天下無難處之事及事至于前則天下鮮見有能處之人矧今東南之寇土俠倭人寔相表裏潛窺密覷而我之虛寔動靜彼皆知之而彼之乘間伺隙詭譎閃爍一如蜂屯鳥散莫測端倪其視西北之部敵雖長驅直入而殺息先傳猶可以預為制御者蓋寔不同且承平日久而江左宴安人不習武一旦罹此目炫兵革比之九邊將士日與匈奴對壘者尤萬萬不同也是不謂天下之所甚難處者乎前此制帥無怪乎其債事矣梅林胡公初以御史按浙目擊寇勢心恫民殘遂奮

然有蕩平之志監軍王江殲厥醜類三千有餘固已奪其心而褫其魄矣事聞當宁進公御史大夫總督戎務公于是設謀發畫不避危疑而渠魁如徐海陳東葉麻相繼擒滅唯王直號稱徽王擁衆海島分遣入寇欲進兵征討則洪波弱水之險彼寔據之欲設計招撫則徐海陳東之滅彼或知之天下之事之難又莫有難于此者矣公乃委曲圖惟卒致之麾下以正法典于是閩浙江淮數千里之慘害東海三十六島之妖氛一旦廓清蕩定而士民舉手加額載道歡呼咸遂更生之願矣天子

聞而嘉之特進公太子太保昇之蠶玉且錄其子入直禁近以彰殊錫兵憲宜峯陳君鏡湖熊君職在分閫樂茲盛事屬余文為賀余唯公之德在人心勲在社稷望在天下彛昂勤之太史書之而一時能言之士操觚染翰之家莫不頌公為周之方召漢之衛霍唐之裴郭宋之韓范不可謂不知公矣又奚假于余言哉然而數公處其易而公處其難則或未盡知也余前所言其難難矣然而有非言所能喻者而公獨任之亦唯公自知之而已蓋古者出師受成于廟而閫外之事將軍制之故

相守數年日以牛酒犒士而不以為急倏忽出戰損軍千百而不以為失公家之奉日費千金縱其出入而不以為費夫是以能克有成功也今公終一舉事而人之未解者輒操文墨以議其後向使公避嫌遠疑祇為全身保家之計則大事去矣公則矢心從事一意報主而一身之利害休戚悉置度外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而人言之異同不敢知也誠積而孚感極而應今日之克成大功豈偶然哉先是言者請立賞格有能主設奇謀生擒王直者封伯予萬金部議從而上之詔曰可至是

有言及此者公乃曰凡古人臣之所能為雖有格天之德蓋世之功皆自其君委任之專所致不然則如樂毅旬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功非不高而騎劫之代將如何哉今日之事皆賴主上明聖勿貳勿疑始克有濟臣何敢貪天功以為己力哉是大聖賢無我之心古人臣事君之義公寔素具之矣以是而處天下之事雖至難者固宜其若易易然也我國家養士二百年雖文武之士後先接踵然得如公者有幾人哉是不特可為公賀而已也雖然余知公之隱憂猶未已也議者謂江浙地

非上游自古英雄起事率非首務但今財賦盡在東南而吳越唇齒未必非奸宄窺伺之地北之西北尤更可虞公必熟慮慎防申畫封守而替消默奪永紓九重南顧之憂矣此固公之餘事而區區一念之愚亦不能不為公申告之也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三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四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七十五

贈序

贈錢懷白驛宰序 陳有年

余讀春秋外傳單襄公過賓于陳以候不在疆為蔑官
齊桓會葵丘陳王政亦曰無忘賓旅未嘗不歎先生扶
官之密而立政之周也我國家疆海寓賓天下交連都
會軫旋樞集之所率為置驛驛有丞即古賓候便候意曩歲

余以使事道燕魯歷楚越見負弩者驅授館者飭簡書不
墮旁午皆給以為盛世當如此然其流蠹宿弊亦且不
可勝較何也夫往者之風固淳矣邑無三遊人無侈觀
居則勤植出則裹糧傳舍之間無事而食者十不得一
風會漸流詐偽萌起故有飾其都從舞其利巧以捷出
不意然猶有還忌也傳舍之間無事而食者十不得三
既而幟立景從百詐總至或稱權家或假兵檄或暨無
賴者為市狐掩狼脅以與王官公馳若為固然也傳舍
之間無事而食者益十過半矣且世必有上下之辨而

後可定民志故公不給私負不乘器韋藩過洛則故不
渝寧獨為財用惜抑有深教也今交達都會軫旋樞集
之所使小人與君子伍決上下之防不之辨何以定民
志示天下觀此余所為太息也驛冗丞微說者謂丞丞
導送視徒役畢矣然國制往來詐冒丞得訊察之養廩
應否得操約之載在令甲可按也夫分所不得為而欲
為者曰侵分所得為而不為者曰曠惟時以冗微視丞
丞亦以冗微不自立是以朝趨夕避坐使小人與君子
伍若罔聞知曠孰甚焉此余所為太息也吾邑錢子授

荆之潘溪驛為丞將行以余有鄉戚之雅迺辭而乞言
余故得以曩所感嘆者具論如此客有聞而歎者曰君
奚異于丞夫紆青結紫而曠焉者皆以官為傳舍者也
君又奚異于丞余聞之又懼然失也此其言雖激要未
為無見然余于錢子之乞言義不容舍所得為者而他
告云

贈柱國大都督東湖陸公序 董份

明興設武進士之科試步騎射草而復命儒臣策之取
其文辭以進及其為督率大臣則又尊寵以柱國保傳

侍宴間備机密而贊謨謀所以並用文武兼攬股肱而
佐成治化也自承平既久間者諸邊警而告急將帥之
人或言武科專步騎射草足也欲坐籌當大將之任秉
麾授令策全而制百勝者非有文者不能欲秉忠義大
節內持國家之重而外繫安危履廟堂之上不戰而坐
勝者則非深于文武而有得于道者尤不能也使專以
步騎射草則如斯人者何從見之以予所見今都督東
湖陸公寔其人也公嘗由武科進稍見擢用方上南巡
以展大孝駕衛輝蹕公扈心動徬徨瞻星象依斗杓而

趨繞庭而不輟夜過半行宮火作驟及寢殿公望見遽走負上衝火光出而是時親扈貴近之臣以行道困或寐或驚起或駕出而不知倉皇相亂而公躬捧赤日縣于九天蓋舜烈風雷雨弗迷武王火流王舟而不動固大聖人之度遙想其百神擁臨恍惚閃爍其間若有使之者公以精忠邁與神謀翊戴扶衛其功烈亦竒已而貴近恥其不與忌其形已功遂不錄然上亦由是知其才且忠而益用之俾掌錦衣衛事錦衣者領諸校詰隱伏而察非常其事甚秘受詔獄而親復于上其委甚專

其專且秘有司不敢難而一切文法不得繩也故諸校有所緣而為奸民亦得賈校以售利公曰是不可不痛懲艾乃立取大豪多交通倚有勢根棟堅而難治者一日收論發奸贓巨萬黜賈校立盡上下股栗益條法之不便者立更之衛中肅清其所受詔獄壓如太山震如雷霆公皆以身當之得不靡碎摧折諸所苦心為地而用保全者不可勝數也其振飭綱紀掃清積弊屏惡為善類如此當是時勢家側目以視公而公持節清白絕嫌遠微人無投隙抵釁之便意以服公上益知公任事不

避難委身無二慮愈益用公天下知不知皆以公之自持有素絲冰玉之操其事上有斷金匪石之節故內外推服上下嘉慕其誠信于人者素也去歲部軍內侵京師戒嚴蓋在肘腋而城中蹂籍慮且為心膂之患獨公坐而鎮之驕軍不敢攘臂而人無動搖遂贊幃幄以資平定之業非公威名夙著忠義有本者何克堪此故小人之微幸有事而乘非心者賴公沮厭其邪雖不待露霰色而知其難奪也君子之感歎王室而懷隱憂者賴公壯厲其志雖不待臨事變而知其有恃也公其卓然

許國而為杜稷之衛者與蓋天下稱公者必以為武科得人之逸而其言武科者必以為公之法嗟乎盛已然予竊以公所樹立如此士宜不敢復望下風而公數造請賢公卿大夫間多所引賓客悛_上若有以自下者專就問天下大計經傳奧指析其疑義方簿書交委應酬不遑而考德論道心常宴如及客退掃堂廡間下簾據凡左右圖史好為深湛之思必究極其精微而止當其有得陶然也夫內為沉思而外多下士邇其學術之所發明其淵源遠矣人知公功名之盛而不知其所得寔

明文海 卷之二十四
由于學也然則予所謂忠義大節內持國家之重而外
繫安危深于文武而有得于道者非公也與昔絳侯入
北軍一呼而安劉縮天子璽而授之帝可謂忠勲之冠
而史訊其少文衛將軍立朝淮南蓄謀至悞而不敢發
可謂為國倚重而人責其無所知士蓋少文而不好士
古之將帥之失也多矣惟不學也公其度越古人者哉
且以二子所就焯々如是而犹不可以無學為人所訊
責孰謂武科得人可不拘以文學非謬論者與今年十
月為公誕辰西河霍君專聞于浙數來乞予言為壽悵

甚予惟古人年至而後為壽今公強仕且壯而予聞古
之相見其起而贈言以祝者亦皆曰為壽不獨以年也
予與公厚善服公德而知深欲一發其蘊寫其行事以
贈公者久矣而不得其便適當西河之懇西河與公舉
武進士為同榜予因序公之賢使天下知武科得人之
盛寔自公始用以為祝

贈王按察伯和序 俞允文

夫古之取士必欲盡天下之才而設科不局于一塗天
子仍有徵召之命而諸幕州郡又得自辟或從事能高

則貢之天子使之受署其于網羅可謂至密然其時懷才負志之士猶有齟齬不遇之嘆方今國家之所專任而最重者唯止甲科而徵召絕不復行其所遺佚難以比數徃徃至于齒危髮禿偃蹇摧折蓬茨掘塚之下罕寄一命以摠其所長故士有一隙可以蘄通將無弗為者此豈士之過哉王君伯和秉沉敏之資持端雅之度研幾典籍含咀道腴卓為英詞以希世傑者有日而與之齟齬改隸太學爭雄六館之士而卒亦未有合焉會屬者詔下太學生有能以貨贍國即無論年資輒為破

格受職咸以為士之不遇于此而遇誠不世之典也伯和乃屈已應詔得按察知事其姻梁太學汝掄將徃賀焉而聞詞于予曰漢之文學莫若司馬相如其始不遇也亦以貨為郎孝友莫若卜式亦以餉邊得至相夫士之久困而乍逢其時不當復泥于一途有若伯和之賢宜以科發而此典特為非常雖非其志殆所謂不遇而遇矣王大理元美自稱其族之盛登甲科紆組綬者十有一人而伯和之嚴考光州公固其一也伯和襲其家教之大且年志甚壯挾其才以施于政必能亟起名

蹟紹其休教自出繩墨之外端在于此伯掄執子詞以
徃其難曰不然已而曰然遂為叙而書之

贈姑孰戴月樵序 瞿九思

以余視文逵顧誠不知何如余獨見千載以來最信嚮
梁昭明於昭明所彙文輒名之曰文逵於昭明所彙詩
類一字輒名之曰逵詩愛其辭爭慕效其體裁設近似
輒名之曰逵體彼其意若將奉此為太將軍旗鼓非是
即無以壹耳目齊苑生以故昭明統與太史公遷蘭臺
令固遂中分宇宙嗟_七何至是哉余豈敢謂上下數千

載間獨昭明所逵擇當是然朝代以來業以最心嚮之
即是非非是今不可如是矣昭明何許人蓋我里中人
今茂山畔太子驛地猶存即昭明所產地也自一統誌
載昭明產吾里而方今又獨最好愛文逵以故吾黨斐
然成章士居常典文章率斌斌有先秦兩漢風格而反
以昭明故欲與世相詭遇冀得一會逢其適反徒其舊
業降而為六朝頃來吾病甚且亟矣聞姑孰有殷九峯
者其人殆不減奏越人有盛名大江以南意頗欲輿疾
徃從之一日二三子過我曰吾屬業為先生得姑孰禁

方來矣余聞大喜過望亟起檢視之則戴月樵文章詩
草也月樵草何所從自來余讀之冷然攸然為一唱而
三嘆幾霍然病已居頃之月樵復投我以詩嘉惠我以
文余視之如水月鏡花冷然有可知而不可言之致夫
為文至可知而不可言此為上乘即吾黨士負吾國有
梁昭明鮑參軍意激昂持不肯相下久之亦嘖嘖嘆賞
不持日持一樽酒與公角且逡巡欲引去三舍矣曩余
過乘石會月好從江上漁家取一卮酒烹鮮與李供奉
夜話酒間戲謂供奉即足下猶不無微見麓豪常以語

吾友全椒楊道行道行甚然之以月樵所為文沉雄豪
爽朗雋此當在天祿乃今猶僅此一逢掖博士弟子豈
可知而不可言之致世固尚未知或知耶余每謂六朝
陶謝詩皆所謂可知而不可言者故其後工部獨心賞
之如云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如云解道
晴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蓋別有以深識陶謝者
顧此意恐供奉尚未及深知耳公茲去矣願公自信毋
它改途轍天壤大勿謂乾坤終落上無知己也第吾茲
病草旦暮不可知不能為公稱道幸公所投贈不佞文

若詩具在余旦暮且從昭明地下當特以視昭明度昭明復當采入文選今天壤間復覩見廣文選公歸過敬亭山下采石磯頭幸以吾黨士所遺月樵文試一會而公讀而公必撫然為問曰命之矣

賀中丞丘澤萬公征倭功成叙于慎行

自歲壬辰以來烏倭秀吉憑怙其險憎為封豕椎虺吞食朝鮮之壤主臣播越請命于天詔遣文武大吏盛徵師徒深入其阻倭徒再北不支陽為請款陰濟厥師整居海堧騷不可去必得三韓之宇而甘心焉廷議宿師

有年請且寢罷上益赫然憑怒以是葺爾蠹域不亟殄遏予何以子萬國乃命御史中丞萬公佐大司馬邢公出討賜之節斧以行公既受詔馳渡涓水陳師玉庭傳檄四路將吏各殫乃心力鋪散熊羆之旅致國之大罰敢或不共命以于常刑亦會倭渠秀吉伏天之誅戎心方懈望風而靡乃使將軍一元要其酋石曼扼諸泗川使將軍貴蹠其首清正棲之島山使將軍綈騎其酋行長踏之粟林使將軍璘呼餘皇而進薄其水軍躡之海上殲焉樂浪玄菟之間廓然夷清復為完國其王若

臣庶震服感悅稽首稱萬歲頌再造恩上為告廟荐勲御明堂受捷以策書命公晉爵右副都御史賜之御府之幣世延其賞客有乘輅而過以告于子子曰偉哉中丞之伐則信霍耀鴻龐丕叛未有之烈于鑠盛哉鄙人伏在蕞澤竊聞島夷之難星紀欲周矣變緯筦樞之佐所為周章衡決借前箸而踣躄擁旄建旆之臣所為鞅掌騷屑從白羽而四驚慷慨憂天之士所為乾毫賴而陳遊談喜事之儔所為敝舌吻而議皆是物也聖上超然曠覽毅然獨斷盡格首鼠之謀選于有象得公而

任之遂使蜂屯蛇引之徒靡于喁倭之阻鼉作鰐吞之象燼于海若之都懸鳥鏡于蒙衝策鯨鯢于狼望此其殊尤絕迹碑矜橫朗繡青鏤玉之簡不能鋪錫鬯銘鐘之酬無以槩矣客曰唯七子慕公功未覩其大也部之披銳而來豈為歲貊高句驪彈丸土哉朝鮮既食必鞅而入遼海遼海既踞必獒而入盧龍則憂在左輔矣為左輔肩背勢不無無遼海為遼海羽翮勢不得無朝鮮是故功懸絕域利歸都輦此其為宋社之福與于子俛而惟曰客言似矣雖然徒大公功豈喻所以大哉夫鴻

均之播萬品肖翹靡遺非慮而施也大親之咻孺嬰疴
瘠必應非利而仁也王者之覆中外治其疾苦過其寇
虐非有為而為也故曰大德不德是以有德而以統壹
之盛借唇齒于瑣尾之墟以太上之恩推便否于臣僕
之國非所以為號矣且自三代以降捷伐四夷代不絕
書如漢建元之定朝鮮則納其地為四郡唐顯慶之平
百濟則納其地為二府莫不因窮黷之威遂并苞之計
愚有壇已墟之社城既覆之隍取而不居為而不有如
今日之盛與而猶以利害商之何其狹也且揆諸情勢

抑豈其然國家際天極地經緯萬里吳越閩廣之郊以
海為池與魚服之民共之倭從倂廓登陸如出竇穴誰
則為藩而卒就殲敵靡有遺育即遼左盧龍之塞一境
垣爾東胡鮮卑鳴笳盈耳旃裘匝地又誰藩之而自受
縶縲羈縻至今也柰何山海無閭之險九泥可塞而必
以屬國為藩乎彼其疾痛呼天何音之擇我弘字小之
宜亦安得不借教屏翰以厲士心其寔未必然也聖上
為中外共主寵綏四方亦越箕封之國世在懷保比內
諸侯蠢茲島倭敢為蠱尾以螫我東服傷鴻明之化故

不憚傾廈掃境拯之鼎鬻之中豈有較計哉夫患切同舟則胡越明其一骸闕閔異室則比鄰重于纓冠此人情也而于此施不報之恩霈無心之澤起白骨而肉之此涿鹿之征讓其擘煜而有苗之格謝其鏗訇矣故知今日出師之名義而後上之威德益弘明上之威德而後公之勲庸益大子何莫其渺小而指夫赫上者哉客聞若言惘然告遽會漁陽諸道大夫來請謁賀之辭因次所與客語以塞使命

贈汪生序

萬廷言

蓋聞君子之學在空其心心不空未有與道相當者也予慨夫世之君子弗思焉而謬言道也紹興汪生問學而能詩不遠數千里以詩謁予羅原曰求一言以別生譚詩者也昔者子夏因論詩而知學今姑以詩論昔晦菴先生早年閉門學陶旬鍛月鍊句擬叢求宜其似矣然猶未盡彷彿何也先生碩瞻理道之心勝而立言之志太早也東坡先生晚年海外學陶洗刷沿草斂抑豪邁亦幾似矣然置之陶集猶非一手何也先生和擬之心未忘而刻意冲淡之志橫于中也二先生學問筆力

精詣妙思豈在靖節之下而詩竟未能過之靖節初未嘗有顧瞻理道刻意冲淡之心二先生多此一念故也彼空而此不空也空則靈竅虛瑩机出自然不空則意見橫窒靈机思多強合詩之品殊乎此矣是詩固不可以不空矣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明道先生釋之曰空中受道則道之貴空豈啻詩而已哉有志者可以深長思也雖然吾見其難矣彼詩一技耳視道之大小難易何如也二先生又千古英賢德意風節與太山長河爭雄並盛視世之蠅蝸蟻蠓曾不足介其一瞬徒以顧瞻

理道刻意冲淡一善念之橫未能卒克遂使咏歌之間少虧天籟視陶差讓焉矧道本至微而世之君子又當紛華靡蕩之際積習薰蒸之久浹肌膚而淪骨髓靈竅所窒與一善念之橫蓋不可同世語矣自非濯以長江盪以清風銷禰去穢日汰月銘盡萬死一生之力其能令胷次瑩潔光明超躋解脫空其中以受道乎吾未之聞矣二先生不能空一善念以能其所易吾儕乃欲以鹵莽之功去薰蒸淪浹之積穢而受其所難亦多見其不知量哉故惟回而後庶幾謂其能不遷不貳故也不

亦難乎然猶有難者傳曰心無天遊六鑿相攘是道即
空也未有不悟空而能空其心者空將安悟哉自一身
摩頂放踵皆形質也自兩間際天蟠地皆物象也自一
萬歲至一息徃古來今念_七遷流皆寔事也君子斂心俯
仰靜觀其間空當于何處求之予不能詩而嘗苦心於
學白沙先生有言三十年來學煉空凡身猶在有無中每誦斯
言拊心歎息生其思以起予乎生之鄉先進龍溪王先
生悟空者也幸出此致予請焉庶其終顏氏之學

贈薛生南歸叙 郭萬程

郭子曰余常讀史見司馬子章_長之文渾浩雄傑若萬宇
之周羅百物無漏缺然迺驚恠之既而讀其所自叙云
少先龍門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
于沅湘北涉汶泗齊魯故都孔子之遺風咸周覽焉始
釋然歎曰文在茲乎夫五土殊異風氣偏宜即攻技之
徒組纂剗劂雖精緻不殊其物色神采南北之貨頓不
可齊矣秦粵之人生而同聲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
相通者其居然也况種藝習文之士非有上聖大賢之
資其聲律風雅能不為居方積習所拘滯者哉吾友薛

生舜選從其尊人司諫先生游京師就余治經業三閱載矣其謹禮嗜道擇地而履雖其素然至于習學文藝視前弘益日愈不同矣予乃進而告之曰生知通方之學多朋之益乎凡生同業者數十輩交脩天下矣山東田生考祥王生師舜邢生生子儀皆吾夫子之鄉人也傳稱齊魯之俗淳雅敦禮故其發之文依稀乎太和之音陝西呂生時見豐鎬之故墟文武之邈化也觀其文之氣緊剛方若遠官大老然人不敢犯之足以興矣湖廣劉生子鑒子宣其節度慷慨聲文飄灑屈平杜甫之

餘風也安慶之郭生德鄉九江之蔡生思善居吳楚之交其俗勤惕淬厲其文隱約平澹陶氏之化也至于京師之曾生良錫殷生仁甫吾閩建浦之張生君美雖南北之風習不可槩言然文物之畿會先儒之闕里其品格風致自不可以偏方之士視矣予與生皆閩落之壤濱海之習也得多方多士而聚會之漸積化道合脩中和之氣猶長日加益但不自知耳嗟吁幸哉生可忘所自乎薛生再拜而作曰方舉之涉江而北也惟見風景士習判相為難日說以取論有不能速化者比其久也

洋仁乎颯仁乎脩歷廣觀大方体美得之心終莫逆之者迺知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直所從習之異其初耳其敢忘數君子之功耶且將別數君子而去我土得無失所處乎郭子曰夫殊途全歸百慮一致易道也孔門之訓也生能言此奚但習文藝耶生可以歸矣

贈崔二郎遠遊序

袁中道

崔戶部元白宦甚清貧蚤世令子二人皆善予二郎與予同歲少復同學相狎也二郎少孤而慧衣冠語言有名家之風性落拓不任治生間之遊冶不數年饘粥之

田漸廢予友王伊甫秀才大度士少有俊朗之日失意至荆偶逢二郎訊予二郎曰君友小修耶則君即小修也予時東遊未還二郎遂視如予王少俊喜挾斜遊資盡憔悴江上二郎亦已四壁為轉貸資之以歸仁數月王卒二郎擊其家以償遂赤貧予歸謂二郎曰怨乎曰其人佳士若存者必不我負何怨有人曰其家可償二郎趣火其券後遊于蘄至其家哭之絕痛二郎執腸多此類然家日益貧讀書不成力耕無田去而遊人曰非策予曰夫仁也才豈能老牖下夫人不期而負之必有

不期而厚之者况我元白素心人也茫茫宇宙必有故人無鬼論可憑絕交書亦可怖羊舌郈成何世無之四方可食立馮胡為嗟乎憶余與二郎二十四五時視錢如糞土與酒人四五革市駿馬數十蹄校射城南平原醉則渡江走沙市卧胡姬驢旁數日不醒寘酒長江飛蓋出沒波中歌聲滂湃每一至酒市轟然若有數千百人之聲去則市肆為之數日冷落予是時易言天下事謂富貴可唾手致嘗語二郎若無憂貧即赤貧我猶能為樓君卿之給呂公今四五年來予以文章不見收

于有司南北奔走僅存皮骨妻子自不能給近又以家難北走長安風雪中忽見二郎于燕市寒色可掬予時已深歷繁華趨空寂罷綺語觀貝葉持戒寶自不飲酒又無酒可飲二郎復不喜談世間事惟一見向春光室中啞然枯坐寒灰槁木古廟香鑪以去偶譚及往事予于定中亦為之張目不能無沈休文之懣而二郎已覺溘然為之泣下天下事之不可知而衰欣戚之變繁華轉眄之空無為寂靜之樂予與二郎于此蓋若恍然有所悟焉

贈唐仲言序

鍾惺

吾鄉楊修齡侍御嘗告我曰華亭有唐汝詢字仲言者五歲而瞽今五十餘矣自五歲後至今聞人誦輒記又能解又能以其所記且解者自出而為詩文又注古之為詩文者各不下數十萬言計五歲以後所記且解者皆人之口所授于其耳其耳所授于其心者之積也五歲以後所出為詩文及注古之為詩文者皆其心所授于其口其口所授於人之耳與手者之積也其類既多其體既備其立意又皆以該且核為主既已剖析疑

義欣賞竒文至字之音如東冬清青之屬問其形不識如故予聞而異之居二年予過白門適晤其人質之修齡先生所言皆是後仲言歸華亭數月復晤予誦予集俞園詩霜後芙蓉猶有露冬前楊柳暫為烟之句予悽然為誦其全什察其審聽哀問之狀為憫默心酸久之何者凡仲言所為終其身寄于所不可必者也數十年中以其心聽命于其耳以其耳聽命于人之口人之口一不至于其耳則其耳無聽因而其耳不至于其心則其心不靈人之喜人詩文而自為誦者為己也轉以誦

于人者為人也人之為己而自為誦者難矣矧為人誦乎故曰仲言終其身寄于所不可必者也寄于所不可必其勢宜不能多且久然能使人之為仲言誦多且久于其自為誦數十年中如一日如一人者仲言之誠所為也夫其審聽而哀問者誠也吁為仲言者亦極難矣凡得之難則守之堅得之難守之堅則其口耳出入之際雖欲加擇焉而非惟不暇且不敢欲加擇焉而有所不暇且不敢故能積是仲言所以該且核之故也

贈王先生試禮部序 婁堅

華亭王先生來教嘉定三年矣歲十月當偕計上南宮與諸生別酒半有執爵而言者曰唯先生績學繼言著美名而負屈稱以掩于茲土唯吾黨從先生游由所聞知自勤勵無怠然至有司考文章凡先生之所知售者十而一豈果不合于時之程度歟夫為有司者懼士之以貢衰進也寧失才務謹守其師說是則然矣竊以為士患不學不患其好為異也誠學矣即有所異同要不一詭于聖賢人之指則何以拘匕謨匕為主司患不知言不必張一目以為羅也苟唯拘匕為謨匕為不務得士

而若出于繩士以求自為解此亦非知言者之所出也
蓋士嘗進而妄號為奇矣或誤以為才而收焉已為漸
厭薄之士又將退而妄託于平若又誤而收焉是士終
謬為形以應而主司直虛為名以自解也等謬與虛耳
豈可謂能得哉先生行矣將卒守其學唯在我者之信
焉不虞失時乎將亦少貶而詭為之形歟夫非獨奇者
詭也雖平亦詭也是猶鄉原之託于中庸詭遇而獲學
道者不以為惡乎先生憫然曰吾平日相與語者謂何
其棄之也懲于往而不必偕于今告于人而不必持于

已不知命何以為君子且吾不幸不蚤遇于時猶幸與
二三子優游以從事於斯文也夫亦中有榮焉非獨以
人之見收為已榮也且向之妄為奇者寧能盡有合乎
吾終不敢以欺有司矣或有笑而應者曰先生慎之哉
今之文章以襲積故寔為有學以凋續語句為精新此
昔人之所嗤也世更相與慕效人之而尚莫克以為况于
守吾之學而又安所之耶則又有整冠捉衿而前者曰
請觴之夫上之人謂士無寔學易下之人謂上無知言
難且子之言以為世卒無有能知者激也先生之言以

為自信其是而姑有待焉正也先生今將遇矣謂世果無良有司能知言者焉吾不敢誣也於是先生起執爵而酌之曰敬受賜象咸謂某宜叙次其言以竊比於古人之贈處遂不辭而書之

贈主考燕及姜公序

葉燦

今上御極之三年天下當大比士是為龍飛之首科也而南畿為豐鎬舊都其地尤重人文之盛甲于海內故事當遣詞林資深望重者往大宗伯以請上命豫章姜公主其事公道德文章重天下選擇而使蓋其慎也事

既竣例有贈言以寵其行大京兆以屬不佞燦不佞即不文辱在館下其何以辭蓋嘗覽觀今日之時勢而重有慨于人才之際也昔人云文章者賢才之心氣也故觀其文可以知其人矣日者疆場孔棘時事多難主上拊髀而思才譖幹畧之士以庶幾于一當而不可得或者以制科一途不足以盡收天下之英雄豪傑而使之無遺然國家二百餘年以來名公鉅卿鴻勳偉烈銘鍾鼎而照耀天壤者不少大率盡出于此中不聞從他途以進何耶此非文之不足以盡人而人之不足以盡文

也蓋士子之事功士子之學問為之也是故為聖賢之學者則有聖賢之事功為豪傑之學者則有豪傑之事功若為庸人之學則庸人之事功而已矣聖賢之學如六經四子粹然一出于正是也詩書所稱勛猷爛然遐哉尚矣豪傑之學如管晏之書晁賈之策是也本諸中有畫然一定之見措之事有鑿々可見之績國家之所急者止此一流人若夫庸人之學則記誦詞章是也中藏既爾空疎臨境自然苟且適足以敗天下之事而已矣自制舉之途興而學之陋轉甚無論聖賢即豪傑

之學亦寥々不多見焉士子居恒剝剝陳言盜拾殘瀋以冀倖一日之售而遑問其他間有潛心靜氣沈酣于道理之淵而錯綜于世事之變者群起而誚之以為迂濶不解事之腐儒且也格不入時韻難解俗知已未遇終老牖下往々而有而儼然車上儻者半出于記誦腐爛時文之輩彼其胸中原無所窺見又安望其試之有成效乎其百舉而百不當何怪焉乃不咎其學術之不精而謂經生學士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務亦可謂大惑矣且夫今之秉鑑而衡者即昔之據梧而作者也善

作者善衡鏡之必照權之必平也亦善作不必善衡者矣母亦其所作者或姿性之隅合聰穎之適中而非本于胸懷之所獨得彼其學之不深見之不定則五色日迷之際又安望其自出手眼而得士于牝牡驪黃之外哉此學術之所以益陋人才之所以日衰事功之所以不逮其弊正坐乎此蓋士子與主者而有責焉大江以西為道德文章之淵藪所從來也公孕靈毓秀姿穎絕出涵濡醞釀已久學問元元本本深矣其懸書國門學士大夫蚤已傳誦而效法之不啻若天球拱璧之重

故南中人士一聞公之來蘊竒抱異者皆有翹然自見之意臭味相召聲氣相取賞識之下悉皆竒士品題所及絕少凡流掛珊瑚于鉄網採榿梓于鄧林所謂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者其公今日之謂也方公出使朝鮮屬國君臣所為隆禮備物以寵天使之辱臨者甚厚公屏却一無所受彼中之人相顧驚訝嘆服以為許文穆公以後僅見此人而已而文星至止索詩若文者日數百為群公隨叩隨應人人各厭其意以去即虜使誦眉山之文而蠻布織都官之句不過如是蓋

公胸中浩上無所不有出之裕如而憐才好士一念又
出自天性固宜其弘獎風流許與氣類得人極一時之
盛也

贈李顥所序 顧大韶

予不習李顥所予友陸孟鳧習之孟鳧之言曰顥所者
同里之掾于崇邑者也其人愿慤長者雖習刑名家學
而好儒雅其司府臧也必庶必謹其任護堤之役也勤
而辨蓋孟鳧時上為予稱說顥所若此而予固不習顥
所也夫人之情恒信於其所習而疑于其所不習信於

其所習故其思之了然於心而言之暢然于口疑於其
所不習故思之也茫然不解其何狀也言之也惘然不
解其何語也執途之人厚襲其衣而蒙其面於時進善
相者而相之雖姑布唐舉不能得其骨法進善貌者而
貌之雖愷之道子不能定其形象而况其凡乎今之賣
文為活者大抵寄目於吾之耳托筆於人之舌以美德
為公器以謏詞為羈勒千里贈言一面未卜雖讚歎之
語滿堂祝頌之章充棟舉其事而質之主人主人不受
掩其姓名以示鄰里鄰里亦不知為何許人也子雲所

以峻却夫千金退之所以見嗤于謏墓予雖不肖其不能為此違心之言明矣夫既不習顓所也而又何以贈顓所雖然予不習顓所而習孟鳧又矣予習孟鳧孟鳧習顓所孟鳧之所習孟鳧之所信也孟鳧之所信余之所不疑也孟鳧言愿慤余知其不為深文孟鳧言儒雅余知其不為凡俗孟鳧言庶謹余知其不為憚冒孟鳧言勤辨余知其不為闡茸余亦既了然於心即暢然於口矣余之習顓所以此而贈顓所亦以此

贈方元亮序

陳弘緒

方元亮新安俠士也而隱於琴於琴曲中尤好漢宮秋每對客撫絃輒以此曲自娛往歲過豫章值海內昇平豫章諸王子侯暨賢士大夫多于論文作賦之餘六博蹋鞠吹笙弄笛挾元亮茗椀酒尊之間聽其搏拊悠揚人人為之酣適起舞當是時元亮日鼓漢宮秋數過殊不覺其悽惋己己春元亮別吾豫章他往足跡不入灌城者七載矣丙子自建武來予視其意况蕭瑟殊異往時問其涉歷之處則繇汝潁浮江漢達於淮泗皆寇盜蹂躪劍槊摩擊之鄉問其從游則自秦張諸君而外寥

寥無賞音者而元亮向予遍訪旧識則向所最暱如劉士雲者墓木亦已拱矣相對唏噓蓋不必拂軫動操而已悽惋欲絕居然漢宮秋之洋溢於吾耳也夫音生於情情深而音蓋至使元亮而鼓此曲於今日也其感人神魂當有迥異於曩日而予則固已不願聞於座上元亮亦不願一彈再彈以其其悲愁也行矣元亮此去遇即

原黯爰龍水

此子為錢牧云陳宏儒佳方

不至必有能辨之者予恨不為操琴師以從可奈何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四

寥無賞音者而元亮向予遍訪旧識則向所最暱如劉士雲者墓木亦已拱矣相對唏噓蓋不必拂軫動操而已悽惋欲絕居然漢宮秋之洋溢於吾耳也夫音生於情情深而音益至使元亮而鼓此曲於今日也其感人神魂當有迥異於曩日而予則固已不願聞於座上元亮亦不願一彈再彈以甚其悲愁也行矣元亮此去遇郊原黯淡隴水潺湲鬼嘯猩啼猿吟蛩泣試取漢宮秋旧譜寫其散於旅館却次較昭陽秋月相雨之怨孰之孰不至必有能辨之者予恨不得操綠綺以從可柰何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四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五

餘姚黃宗羲編輯

序七十六

送序

送江浙叅政僕公赴司農少卿序

趙汸

國家既收中原兵革之後所在為墟聖天子思有以惻然安集之訪求故老宿儒忠厚暢達習知畎畝事者為勸農使縮印綬載官屬行田里間呼其父兄子弟家人語告諭之闢榛莽疏溝洫立阡陌假牛貸粟皆因其所

欲而利導之遺屬吏行旁郡招徠其人時江南民苦重
役應之者衆不數年生聚大復官府之設公上之供始
得施其政令於是罷使以其權歸憲府郡邑之長皆以
勸農繫銜大司農司寔總覈其事蓋古后稷之官至我
朝始復視前代會計出納弛張權利者不可同年而語
矣然承平日久良法美意寢失其初嘗見江南郡邑每
歲使者行部縣小吏先走田野督里胥相官道旁有墻
塹籬援類園圃者輒樹兩木大書畦桑二字揭之使者
下車首問桑農以為常吏前導詣畦桑處按視民長幼

扶携竊觀漫不解何謂而種樹之牘已上之大司農矣
使職農事者皆若所為則國朝富有四方之寔何自而
可充乎夫古之帝王所以長治久安者無他焉能使天
下之民均齊方一以奉其上無所編而已矣今經費所
出以東南為淵大河以北水旱屢臻流亡未復居民鮮
少二帝三王之所井牧燕趙齊晉梁宋魯衛之所資以
為富強其丘墟故迹多蕪沒不治安得褒衣博帶從容
阡陌間勞來綏輯復如至元聖時哉大司農位尊而職
專長貳卿優佐皆公卿輔相其人必有念此者矣至正九

年冬十一月詔以江浙行中書省叅政事僕公為司農少卿公北庭文儒由初科進士高第歷官省憲所至具有成績古所謂天子之寶臣者也奉國家之舊典以復唐虞三代之至治安知不在公乎士民懷公盛德多見予歌頌芻蕘之言憂在畎畝非公之賢則不能自達也故竊附其說

送鄭徵君應詔入翰林詩序

趙沔

至正十五年冬詔以新安鄭子美先生為翰林待制時先生卧疾精舍使者與郡監守致朝廷之意甚厚先生

堅辭不能拜命者久之憲使番陽周公在郡親為之勸駕其門生子弟進言曰今聖天子舉群策以清海內大丞相集衆思以圖治功不惜禁苑次對之職起先生於山林豈惟以先生業觚翰攻文章哉先生學通古今以詩書禮樂教於鄉長於治亂興衰之說正誼直言不忘憂世先生不出如朝廷何時先生疾良已乃翻然曰欲報朝廷者吾素志也吾將辭官赴召親見聖主陳所欲言爾乃命趣裝諷日偕使者北行郡長貳縣大夫與寓公播紳之士張郡南門外設祖道為先生別里中耆俊

文學諸生又相與作為歌詩以詠嘆其行休陽趙汭病不能陪搢紳之後又不善為詩則獻言曰先生應詔趨朝得極言天下事此千載一時也今為天下患者盜賊而已自淮蔡發難據于江湖所在蠱起為禍嘗烈矣然雄傑怙衆有功名智力足以橫鶩四出亦無間焉視前代中世巨寇不能什一疑若不足平者國家以四海全盛之力命將出師今五六年民力已屈而盜猶未息何也不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將兵者而使臺省貴人與郡縣倍吏紛

然羣起共軍旅之權自軒轅氏以來未有能以是而全師制勝者也伏行省討賊御史臺督視如平時而賈亮鬻頑誅求劫奪之弊債軍殺將反覆壞爛之由朝廷終無自知兵財兩匱郡縣之間繁征橫斂一切以矯假病民而上官大吏方且拘文法守故常不思變通長久之道賞罰者用兵之權也賞罰不明而是非淆亂天下之士不復以功名自期而中世以來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吾未知其所以為天下國家者何也今群盜大者跨郡邑小者據一城植根固矣苟不盡

反前失而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為國家計欲并兩淮而南盡江湖之間求要會形便之地為四五巨鎮各屯精兵二萬選士大夫公廉有威信方畧能撫士愛民招納降附可為大將者付以一鎮之權慎簡中外有文武才學者為之副凡辟士募兵刑賞律令訓練程式進退節度土功城守禁防要束皆自朝廷考求故事為法以授之即官博士出入覘視以資廟謨而事大小皆得專達列鎮屯軍屹然相望脈絡貫通首尾如一內可以尊京師之勢外可以消奸雄之心鼠竊狗偷進退無

據者將不戰而自服其尤岷强者四鎮出兵倚而攻之無不破矣其要在得人而已郡邑之間皆什伍其民以相守護毋使散越於下一家而三男子則簡尤壯一人為郡守之兵以大户之稅衣食之郡皆選賢守以防禦繫銜各將以兵固其封圉蓋郡守必兼有軍民之權而後緩急可望不然雖重其失地之罪無益也此制一定則列郡有備而民心不搖矣夫使諸郡各制其兵以保一郡之民而四五大藩皆握成軍據形勢以掃清羣盜則奠安東南誠當今之急務也

若夫知人之明任使之術在朝廷矣昔漢以六萬討西羌微族趙充國定計必分兵屯田以待其敝貴萬全也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終不肯與梁分兵審於勢也李德裕平澤潞軍中利害有將帥不知而廟堂輒知之者得居中制外之宜也今羣盜么麼非有漢七國唐藩鎮之強而充國亞夫德裕之故智則有今日所當師者矣沔無謀臣策士之術也當其避地間關朝不夕謀每恨民間利害不能上聞以至於此是以於鄉先生之行而竊致其歆畝之思焉先

生倘以為然雖言之可也若夫本源之深切有非草茅所知、無不言、無不盡在先生矣使朝廷收得士之效于一時而先生之功及乎天下則雖銘彝鼎而被絃歌可也豈惟一時一鄉之所咏嘆哉

送高則誠歸永嘉序

高君則誠學博而深文高而瞻自為舉子已為學者所歸及登進士第調官枯蒼郡錄事學道受人治教具脩郡官前憲副徐公深敬異之比滿不忍聽其去即學宮設絳帳身率子弟迎君而請業焉行中書聞

其名辟丞相椽儒生尚其才華法吏推其練達而君亦雅以名節自勵公卿大夫咸器君行能每他椽有故輒以君兼其事君稽典策定是非酬應如流意所不可輒上政事堂慷慨求去時東南乂安藩府事無叅政趙郡蘓公方以文治作興其人君與臨川葛元哲俱見稱譽曰承言議聲聞益隆矣俄台民弄兵僭城邑駭丁壯集其徒海浦連巨艦數百以自固帥閩吏弗能治有旨行省臣搃諸郡兵平之省臣謂君溫人知濱海事擇以自從君亦庶幾因得自効時浙東

帥達公以除亮為己任一見君歡然既開幕府乃以論事不合避不治文書於是師出踰三時卒遣大臣自京師來以上意撫之而後定解嚴分憲列諸將校緩急市利便獨君不聞一辭以秩滿日還省垣告歸矣於是交遊之士咸造君且謂儒者雖臨事不見用卒能究所守以自旌別為君賀君設俎豆觴客酒行笑謂座中曰前輩謂士子抱腹筍起鄉里達朝廷取爵位如拾地芥真榮至矣孰知為憂患之始乎余昔卑其言於今乃信雖然予方解吏事歸得與鄉人子

弟議論詩書禮義以時游赤城雁蕩諸山頰澗泉而
仰雲木猶不失故吾也時客多君里人樂君之歸皆
甚喜有起自末席而言者曰朝廷以科目取士久矣時
方承平自軍國要務至百司庶事舉不待士而後集
士亦得以浮沉簿書文墨間稍有牽制輒效俗吏便
文自解由是賢否混淆有志者無以自見宜乎君之
悠然遐想於去就間歟雖然今中原多故聖天子賢
宰相幸一旦懲膏梁刀筆之敝盡取才進士用之則如
吾高君者雖欲輒遁思山林亦將不可得然則入踐

著廷陪老成之說議出臨郡邑布恩德於罷民使殊
功茂績炳然一時以答清朝設科盛意豈非君平昔
之志而亦吾黨所望於君者哉衆皆曰然乃共舉酒
屬君賦白駒而別

送操公琬先生歸番陽序 趙沔

聖天子既平海內盡輦勝國圖史典籍歸于京師乃
詔脩元史起山林遺逸之士使執筆為凡文儒之在
官者無與於是在廷之臣各舉所知以應詔沔以衰
病屢謝徵命亦誤在選中使者至郡太守將吏皆能

言其病狀然莫肯受其咎者故不得終辭舟過嚴陵
適前太史金華宋公景濂亦至曰有詔召王子充於
臨漳矣予曰沔衰病日增非可出者縱出亦無補於事所幸者
平生故人重得一見於契濶之餘事故有非偶然者宋公曰然
蓋予與宋公不相見者數載而子充則十有餘年矣既至京師
聞番陽操公琬先生在書館卧病旦夕以聞即可歸私又自念
番歛接境自弱冠則知先生先生學通諸經百氏述作滿家諸
兄之家於番者與先生有連姻相好也每相見輒
能言先生動靜而未獲一識余乃得相見於此豈

非向所謂非偶然者乎自是日上堂與諸公從事筆硯
則省先生疾先生疾少間輒俾予連榻卧譚論經史晝
夜疊々相扣擊不少休予益有愧焉俄而禮部尚書崔
公侍郎偉公同至局中以得旨先生且為別先生乃為
文一篇以告同舍同舍之士莫不惜先生之歸咸賦詩
為先生贈予辱知有自則進言于先生曰先生歸矣士
之在山林與在朝廷異其于述作也亦然纂釋群經折
衷百氏靈則充棟梁州出則汗牛馬雖其說未必盡合
于圣人非素業與之相出入者不敢議也崇古學貴文

章凌漢唐上擬三代使窮鄉晚進謏聞淺見之士目動神聳不敢出声以誦自揆終身不能為者又况陶冶性情吟詠風月或以單辭或以偶句為人所稱皆足以名世雖或無取于作者於人非鬼責亦何有焉此皆山林之士所為得也若夫朝廷之士則不然太史公網羅旧聞上接春秋下迄麟趾其序高帝創業文景守成至今使人如親見之書封禪平準傳貨殖皆諫書也而後世以為謗韓退之未遇時欲作唐一經以垂無窮既久史館不敢有為柳子厚苦辭迫之曾不少動僅以為執事

成順宗實錄數卷卒困於諛口竄走無完篇司馬文正公受知神宗作資治通鑑垂十九年始就而小人出鄙句以訾之此皆鉅人碩德名實孚于上下以著書為大業者也猶或所遭者若是今吾人挾其山林之學以登于朝廷之上則其茫然自失凜然不敢自放者豈無所惧而然哉尚賴天子明聖有旨姑即舊志為書凡筆削悉取睿斷不以其所不能為諸生罪德至渥也于是乎先生得以病辭歸而支離昏昧如仿者亦得以預聞纂修自詭豈非其幸歟然則仿于先生之行獨不能無所感

者良有以也先生曰子姑遲之吾待子于番歛之間不遠矣

送国子正蘇君还金華山中序 宋 濂

同郡蘇君平仲成均教胄子者五年近臣有荐其才于上者即日召見親擢為国史編摩之職平仲詣丞相府辭曰禁林地望清切日侍天子左右備顧問區々幼有曠疾雖麤通文史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上亦弗之彊已而銓曹將別奏官之平仲念去親日久望天末飛雲慨然有感于中復走白丞相許之戒行李且有

日與平仲游者重惜其去感發為声詩而以首簡授予序平仲予素敬畏者將何言哉以論乎家世則三蘇之名聞天下其隆德重望至今與岷峨爭雄遺書流落四海日月^星赫而風霆噴璇玉綴而瑤球懸韶鈞鳴而律呂諧師表百世人無異辭奚藉予之言哉以論乎學術則需齋鄉李之懿通淵源于伊洛蹈軌轍于閩閩義理精微析如蚕丝訓攷是非判若黑白亦既心凝而身履之矣又奚藉予之言哉以論乎辞章則体裁裁嚴比姿態橫逸如春陽被物或根或莖或卉或條或大或小或圓或

方編各隨其物而暢之無有同者其視膠滯一倅常守而不變者何如也是故大夫士卿公欲文辭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隱亦及方外之人欲求文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平仲之令閭勃然與燁然不可遏又奚藉予之言哉無已則有一焉古者國有國史下至閭巷之間亦有閭史皆據官守勿失紀善惡以御戒其國史之法見乎書備乎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殆猶山嶽之有定形不可易者太史遷別出新意輕變編年之舊創為十二紀以序帝王十表以貫歲月八

書以述政事三十世家以錄公侯七十列傳以盡士庶歷代史官遵之而春秋之義類隱矣荀悅蕭頴士頗譏之而未能大有匡逮至司馬溫國公光始取法于春秋采繫國家盛衰生民休戚之事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成一家言號曰資治通鑑劉恕直謂非遷之所可擬蓋公論云然五代之後而宋承之宋之後而元承之宋有李燾雖嘗著為編年異同之論皆並存之蓋不敢當作者之任特廣記備言以俟刪削元史幸新脩縱有遺漏十四朝之行事亦賴粲然可觀有能蒐纂以續司馬之

書者將不在今日乎平仲學術之富如此而魏章之美
又如此其東還也晨昏省之餘集諸俊英繕閱新舊所
藏獨操筆削而成百代不刊之典將不在平仲乎平仲
之家少公以馬遷淺近不學疎畧輕信上觀詩書下考
春秋及秦漢雜記成古史一書至今傳之平仲因其家
世之懿肆其鑿裁之公使人稱之曰蘇氏一門世濟其
美將不在吾平仲乎予也不敏以荒唐之學雜凡庸之
識嘗思有所著作玩時愒日莫能就緒今年紀邁矣双
鬢皤矣形骸弗強而精神寢衰矣徒持寸管為無用空

文以應四方之求日不暇給苟不於平仲是望果誰望
乎平仲將行率六館之士祖餞於江之上睇晴雲之孤
飛觀白日之易流酌巨觥而屬平仲曰歲不我與睽離
之言不足以汙平仲予之所深望者不朽之事感鑑世
之元龜也平仲幸聽之願舉此觴為壽平仲曰敢不唯
吾子之命一飲輒盡於是抗手而別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宋 濂

觀人之法當察諸心不可泥其迹仕不仕有弗暇論苟
其心在朝廷雖居韋布操觚染翰足以鋪張鴻偉工裨

至化晚或志不在斯雖館銅章佩黑綬後朝受謀訐暮閱
五獄案政績藐然無稱古昔君子蓋獨竊慎之余以徐
君大年之歸不能無所感大年生淳安萬山之中載籍
魚該而辭藻豐縟有聲於浙河東西當皇上翫兵招延
儒雅大年驩然被山人暇趨輦轂之下同修前代史史
成会有詔集諸儒議禮大年復與其事廷議將命官大
年以縮疾辭去年秋中書奉旨纂修日厯朝紳各荐所
知余以大年知本末義例可以觀會通而無首尾衡淡
之患疏其名以聞使_者持書下郡國大年即驩然應

命詣闕入館之後俛首探刺唯恐一事有遺記注者闕
畧悉補足為完文日厯成廷議又將錫之官大年固辭
如初嗚呼使大年初受命為一縣令長不過簿書期會
爾招徠撫綏爾又其大者教化行百里爾一旦白身召
入史館大書特書使聖天子宏謨駿烈烜赫萬古與天
無極此其功與試宰者孰重孰輕雖不仕猶仕也藉令
自茲終老山林可謂無_預於國亦可謂無_預於世之好議
論者見其辭祿而歸搖脣鼓喙謂_者相夸獎不曰潔身
而自高則曰獨善以固窮夫士道不願治之世披腹呈

琅玕無有舉目睨之者故不得已引退今當堯舜在上
夔龍滿朝之時以此疑大年者謂之誣士不學則已學
則必期世用有如大賈行廢舉術寶貨填溢市區乃振
鋒號諸人曰我不售我不售萬々無有此理以此窺大
年者謂之矯々與誣要皆非真知其心者雖然在昔宗
盛時布衣入史館者僅六七人皆兩制八座所荐引其
任甚不輕大年雖不受祿寵靈所被溥博汪洋有加往
昔大年將何以自效且春秋猶未高沈病容有却藥之
時行當扶策造朝門盡展所蘊以驚動世俗使向之疑

且窺者矐目不敢吐一辭則出處兩無憾不然長往山
林而弗思近日與猿鶴為友餐霞雲而漱泉石高固高
矣如不仕無義何洪武七年春正月一日宗濂引

送甘肅衛經歷張敏行之官序 宗濂

長安張敏行至正癸卯進士也入國朝以來部使者薦
起之擢為翰林典籍時四庫之書多藏文華堂々在禁
中舊為諸俊秀肄業之所抵奉天門不百武車駕嘗幸
臨之敏行蚤趨朝已即危坐堂中々使或傳宣索書即
啟鑰以上如是者二年雖得時近日月之光然未暇謁

氏其名一日上御東房遙見敏行晏婉入堂召而前問
勞備至且曰爾能詩乎對曰臣雖不能願學焉乃命之
題敏行研墨濡毫跪寫以進上覽畢悅曰詩甚佳北產
如尔者誠鉄中之錚々也由是日承顧問見其性秉忠
懇可以任事特命為甘肅衛經歷賜內府白金五十兩
錢一萬二千文以寵其行凡所與游皆為賦詩予時侍
講禁林送至都門外執爵立而言曰甘肅在漢為酒泉
為張掖等郡初因張騫言建置城府稍發徙民充實之
隔絕西域而斷匈奴右臂當時匈奴悍彊西域未盡服

故其策不得不爾也今皇明在御天威所至如雷如霆
西域稱臣者接踵道路而元君遺孺奔竄沙漠粗存喘
息喘々自保孰敢持一矢東向非漢時比也聖天子特
念生靈久罹兵燹不得以自寧設衛真屯一以備不虞
一以招懷創殘之民其責亦甚重也敏行亦知其所以
重乎于斯行也當崇宣德曰吾皇一視同仁罔間南朔
夙夜惟爾民之憂恐尔寒也使來授尔裘慮尔餒也俾
來給尔食或無以耕予尔牛或無以獵賚尔馬若弓尔
其寧哉朕縱曰愚離水火而升絳席云胡不樂將見荷

旃被毳者于、而至矣。經歷幕府之長，無所不當。問敏行宜，以此報上。毋若翰林時危，坐咏詩而自逸也。他日贊畫成功，乘赭白馬周流，吊古曰：此霍去病擊匈奴處也。此公孫賀敗虜兵遺跡也。桐馬潼滿壺，白眼望天而飲醉，後耳熱，發為聲詩以洩生平磊砢之氣，斯亦奇男子之事。敏行以為如何？敏行喜曰：先生之言至矣。是為序。

送許用用還越中序

宋 濂

婺興越為隣壤，越扁縣曰嵎。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相

傳為名門。而時用則又其家秀者也。濂家婺之金華，距嵎為不遠。在弱齡時，即與時相。文聞方以文墨自漸，摩無風而無晝夜危坐一室，不暇見暨。同藝浙闡旅進，旅退于千百人中，無有為之先容者。又不能見自時。厥後時用以禮徑擢上第，為諸暨州判官。金華抵諸暨，比嵎為尤。迎將騎驢走鈴下，而謁焉。時用又入行御史台治百司，其地清嚴，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見。敢曾未幾，何金華陷于兵，士大夫螻蟻走唯流。子里為樂土，亟挈妻孥避焉。流子里隸諸暨地，在嵎之東南，僅數舍。即

至濂時苦心多畏而土著民往、凌雲流寓者白日未盡墜輒翳行林均鈔其囊橐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予還金華日米葉以自娛間念及時用即欲約二三子往候之以解夙昔之思去年冬聞時用弓旌之招使者趨迫上道急于星火又不及見濂竊自念時用英俊士此行何所不至嚮臺鳳閣將以次而升何日能賦歸從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濂雖少時用一歲則已皤然成翁度何由至南京既不能至又安能與時用一抵掌笑談耶慨然遐思者久之會朝廷纂

修元史宰臣奉特旨起濂為總裁官使者亦見迫如前逮濂將戒行李時用至武林始旬日耳濂又自念史事甚重當有鴻博之士任其責者濂豈敢與聞藉是以往或得一見時用亦豈非至幸歟濂來南京寓於戶部護龍河上方求時用館舍之所在忽有偉丈夫來見者問其姓名亟曰我許時用也子豈非景濂乎濂驚喜不及答亟延入座備陳五欲見而弗能之故時用知濂嚮往之久亦相與傾倒凡風晨月夕無不相往來一旦忽悽然墮淚曰余先朝進士也春秋又高矣不足以辱明時使

者不我知委幣而迫之來我不敢違今已陳情于丞相
府矣丞相倘言之工遂得歸田焉不翅足矣他日又來
言曰聖天子寬仁今用丞相言如所請矣已具舟大江
之濱吾子過我厚幸一言以為別嗚呼娶與越其壤相
接迓其見甚易也乃積四十年而莫之遂厥後始見千
里之外遠或三四春秋近或及期相與論學以盡夫情
可也未及兩月而即去既去矣或買一小艇相隨五六
百里間采江花之幽靚殷勤適別亦云可也修史事殷
足不敢踰都門愴然而別既別矣一二年間或再聚首

如今日焉猶可也然內者已如此自今而後其可以必
期而取之耶人事之參差不齊何可復道尚奚言為時用
之別耶雖然時用之歸也其有繫于明節甚大時用采
蕺山之蕺食鑑湖之水日與學子談經以為樂者果誰
之賜歟誠由遭逢有道之朝故得以上雷滂沛之恩而
適夫出處之宜也夫道宣上德以昭布于四方者史臣
之事因不辭而為之書區區聚散之故一己之私爾則
又當在所不計也

送鄧貫道還雲陽序

宋

濂

周官之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兵實與之所謂三物若六德六行六藝是也六行之中而姻居其一焉釋者曰姻者親于外親也夫人之生也內則諸族外則親諸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蓋一出乎彝倫之政故賓與之際特于此察其行焉嗟夫世遠俗紛古之道不明久矣今於雲陽鄧貫道氏見之貫道本儒家富而好禮御史大夫陳公之女兄實歸焉當家居時公與貫道無日不親相或講論道德性命之奧或品量古今人物之盛以至雲亭月榭酣觴賦詩以寫冲和之情其樂殆驩

如也及元季兵與所在絳騷貫道避地岩谷間深蟄而不出公間闕走江表擇真主以為依歸自赴于風雲之會名譽起而勛業日盛貫道之與公不相見者二十有二年矣洪武七年冬貫道思公之切厯湖湘泛大江直抵南京欲與公胥會公聞貫道之至亦喜不自矜出迎于龍岡相與序兵火離合問故舊存歿悲喜交集舉酒酬地各私相歡慶自是共周旋者且一月貫道以離家之久翻然動歸與有不可遏者予因謂之曰夫自辛卯以來龍虎雄爭塵霾翳昏父子乎東西戚姻乎南北其

別雜之思盖有不忍言者今也六合清明車同軌而書
同文水陸數萬里山行水宿無一髮蜂蠆之虞有親如
在遐方者不行則已行則刻日可至貫道亦知所以然
之故乎誠由帝德廣被如天之覆如地之載蕩々乎難
名乃克致有是也頗聞貫道富學問能辭章何以不稍
摠所蘊以裨治化乎貫道則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雖然
雲陽有紫微山七十一峯森列如畫秀氣甚磅礴自漢
以來為封侯之邦唐雖有肥遯之士而無大顯融者至
陳公始以正大廉平之學出佐明時而足當山川之勝

貫道之歸也宜以公之事歷年于岩穴抱道之士且告
之曰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予敬愛貫道萬親姻
之義故舉周官六行之一序以贈之詩自侍講學士樂
公而下凡十八人分題為九詠古今詩各賦其一云

送東陽馬生序

宋濂

余初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于藏書之
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可屈伸
弗之怠錄筆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
余因得編觀羣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

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幸獲有所聞當余之後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膏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室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然若神人余

則緼袍敝衣震其間畧無慕艷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侷之奉不若人也蓋予之勤且艰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感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况才之過于余者乎今諸生幸于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學為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資之

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
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入子
來謁余課長書以為贊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
夷自謂少時用心于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
見其親也余故道為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
者余之志也試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余者
哉

送陳庭學序

宋

濂

西南山水為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道

之除水有瞿唐灩澦之虞跨馬行篁竹間山高者累旬
日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
肝胆為之掉栗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舟人失尺
寸輒糜碎土沉下飽魚鯿其難至而此故非仕有力者
不可以遊非才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強者多老死
于其他嗜奇之士恨烏天台陳君庭學能為詩由中書
左司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由
水道至成都川蜀之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
之所居英雄後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遊眺飲射

賦咏歌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登為詩紀其景物時世之變于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歸余于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余甚自愧方余少時嘗有志于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逮今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為一家而余齒已加耄矣欲如庭學之遊尚可得乎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面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于山林之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余、將不一愧而已也

國

